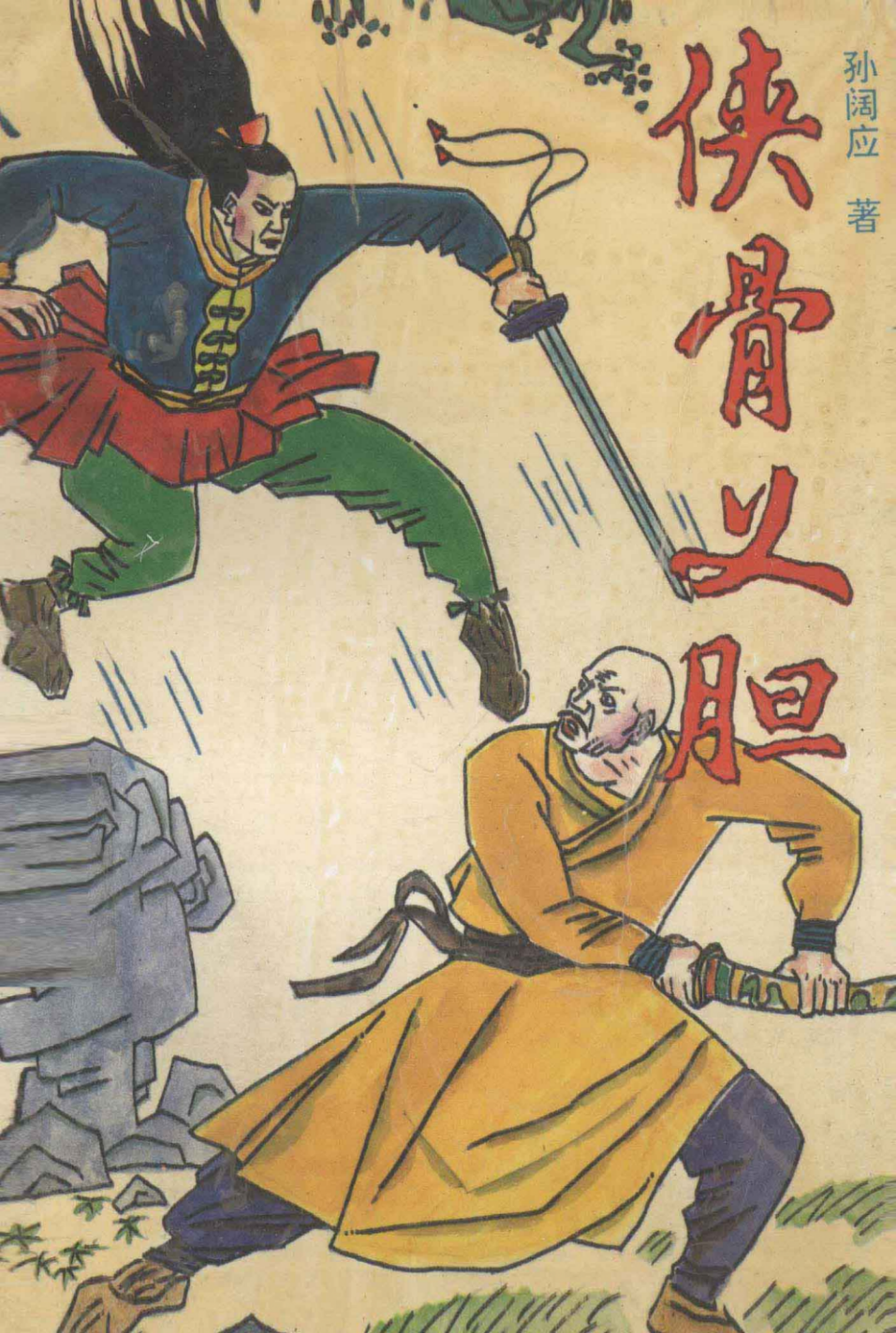


孙阔应 著

侠骨义胆



责任编辑:汪 洋

装帧设计:徐 伟

侠骨义胆

孙阔应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三章 出生入死

东方子燕手使亮光化血剑和人头猴大战二百多个回合，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，怎奈血手洪连身形矫健，轻灵飘忽，围着他滴溜溜乱转，一时间难以取胜。他刚想手按绷簧使珠子发光，猛然间发现老师张天化在东南角站着，不禁心头一凛。

就在这时，东北角有个人趁机发出一支金钱镖。这个人正是疯癫老叟穷神祖宗岳穷岳没有，他暗中发出一支金钱镖助弟子洪连一臂之力。其实东南角那个老道并不是张天化，而是他有意安排在那里的海外墨骨山三仙观主谭敬修，此人很像张天化。

东方子燕这一分神，挨了一镖，鬼影儿血手洪连的乌光化血剑也电光石火般递了过来，洞穿咽喉。

人头猴剑斩了东方剑魔之后，乾坤福寿堂的少堂主邵天保抱剑下场，吆喝叫阵。这时，从外边走来一人，大喊一声：“住手！三堂不能做杀人战场！”

众人循声一看，来者乃是三教护法堂堂主毕乐天。

邵天保一笑说：“毕大叔，你是长辈，应当这么说话。可现在不是你这么一说就可以完事的，请大叔不要多管。您何必卷到这场旋涡中来呢？大叔，你快回去吧！”

毕乐天满脸愠色说：“怎么？这件事我管不了，还是无

权过问？你要知道，我是三教护法堂的堂主，我不但要管你福寿堂的事，八卦如意堂我也要管。

“要说我管不了，那我非管不可。邵天保，你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交了木克金。你可知道这个木克金是宝珠奇案中的主要涉嫌人？你竟然为了他杀了妻女，为了他五钉处死赫连堂主，为了他设下平地擂，血染福寿堂！可你直到现在还执迷不悟。怎么？你还要和我反目一战吗？”

邵天保说：“你既然说到这儿，我只有从命了，请吧！”说罢，拉开架势，准备动手。

就在这时，猛听有人高喊一声：“住手！”随着这一声沉雷似的呼喊，从外边走进来疯癫狂叟王波王天然。毕乐天一看，急忙迎上前去见过王波。

王天然说：“毕老弟，咱们稍时再谈。”然后冲张汶祥这边一抱拳说：“八卦如意堂的诸位，事情既然到现在这个样子了，也不能马上简单收场。在下刚刚回来，有关此事的来龙去脉一概不知。请大家先回八卦如意堂，等一切查明之后，我再通知你们，请大家二进福寿堂，再来解决这场事，如何？”

张汶祥等人一听这话，只好返回八卦如意堂。大家走进大厅，落座吃茶，正想商讨对策呢，毕乐天急急忙忙走了进来。

原来，王天然打发走了张汶祥等人之后，对毕乐天说：“老弟，我谢谢你。你也请回，等我把事情查清问明之后，少不得还要请你出头来解决这场纠纷。”

毕乐天出离乾坤福寿堂并未回家，径直来到了八卦如意堂。张汶祥等人立即设宴如意堂，款待毕乐天。

饮酒之间，三教护法堂主毕乐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“王天然的归来，恐怕这场事不但不能完，反而要越闹越大。王波这个人又毒又狠，一生没做过什么好事。只是年纪老了，想要金盆洗手，才归隐在这西山，修下了乾坤福寿堂。我是奉三堂老教主之命，在此监视这个人的。我看大家应当先做好再战的准备，等候他来通知再行决战。我想去请一个世外高人，万俟修道长前来助战。不然，我们这些人恐怕难以战胜王波。”

赵亮说：“对。万俟修乃是武林中特等高手，有他相助，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。只是万老前辈行无定所，到哪里去请呢？再说，我们从未见过他老人家，就是走个顶面，也不认识他呀。就是见着他了，他也不一定能来啊！”

毕乐天说：“到哪里去请，这倒好办。只是能不能请来。就要去看请他的这个人了。这个人一定要足智多谋，能说会道。”

大家一听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那就叫赵亮去吧。”

毕乐天连声说道。“可以，可以。为了表示对万俟先生的重视，得去几个主要人物方好。”

张汶祥说：“叫龙天豹、邱天豹、钱天豹三豹同往。”

杜茂忙接上说：“再加上我这只虎那就更好了。”杜茂一刻也离不开赵亮，这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他的外号叫飞天虎，所以这么说。

大家一听，全都笑了：“这很好，三豹一虎外加一盏灯，准成！请毕老堂主快说说，到哪里去请吧。”

毕乐天说：“你们去河南伏牛山野鹤峰太清宫，万俟修就隐居在那里。”

五人从八卦如意堂起身奔河南伏牛山野鹤峰而来。这一天来到太清宫门前，赵亮对守门的道长一抱拳说：“仙长辛苦了，我们是行路之人，路过此地，想借宿一夜。不知仙长可能方便方便？”

老道一笑说：“施主，庵观寺院，乃仕宦行台，里边请吧。”遂把五个人让进太清宫东配殿，打水洗脸，泡上香茶，然后准备斋饭。

大家吃完晚饭，赵亮告诉几个人赶快睡觉。四个人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，又不便多问，只好各自睡去。

三豹一虎又困又累，吃饱喝足之后很快就酣然入睡了，赵亮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他知道，这次来请万俟修老道自己是主要人物，干系重大。如果请不出道长，显得自己无能不说，重要的是无人能战王天然。

正想着，忽然看见一盏红灯直奔后院而去。赵亮心头一动，悄悄地跟在了后面，曲里拐弯，转过几个院落，来到最后一座高大的静室外边，提灯人一推门走了进去。

赵亮轻手轻脚来到窗前，点破窗纸往里一看，蒲团上盘膝坐着一个鹤发童颜双目微闭的道长。一个道童恭立一旁，看来就是刚刚提灯进来之人了。就听道长问道：“你师父临走时叫我们好好看庙，来人可要注意呀。”

道童说：“前边来了五个人，说是路过借宿，吃完饭全睡了，你老不必担心。”

老道似乎不放心，说：“这几个人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道童说：“别的不知道，领头一人名叫赵亮。”

老道惊呼一声：“不好！”猛然站起身来要走。

赵亮夺门而入，站立在他的面前说：“仙长甭走，来不

及了！”

老道无奈，只得重新坐了下来，问道：“你是赵亮吗？”

赵亮一乐说：“不错，是我。”

老道问道：“你来此何干？”

赵亮说：“来请万俟修仙道到乾坤福寿堂助战。”

老道说：“他不在庙中，一个月前离庙游方去了，归期无定。”

赵亮一听傻眼了，又问道：“您是何人？贵姓高名？”

老道说：“我是他的师弟，姓袁叫袁焕章。”

赵亮心想，他既然是万俟仙长的师弟，武功肯定不弱。只要把他请走，还愁万俟老前辈不去乾坤福寿堂吗？遂说道：“万俟老人家既然不在，那就请老仙长你老辛苦一趟吧。你不去解决不了福寿堂之战，无人能胜王天然。因为他点名大骂万俟修，骂得特别难听，不堪入耳。我们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不让他骂又战不过他。所以才来请万俟老人家。可是他老又不在家。只好请您辛苦一趟了，谁叫你们是师兄弟呢？人家辱骂你师兄，你老能袖手不管吗？可是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老要是胆小怕事或者能力不佳，那就不必勉强前去了。就是去了，也得叫王波打死，何必前去送死呢？你老人家要为友出气，不怕死，当然也可以到那里见见王天然。你看着办吧。”

赵亮这一番话，把老道袁焕章的气说上来了。他霍然站起来说：“我怕什么？我能怕他王波？我这就跟你去！”说着往外就走。赵亮一眼看见这个人身后长着一对翅膀，不禁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原来，袁焕章的父亲名叫袁武，老伴死去，留下一个儿

子叫袁佩章，后续一个填房生的袁焕章，还有一个妹妹叫袁文章。父亲故去之后，由大哥袁佩章当家，这是老太太的主张。袁佩章对后妈十分孝顺，每天都要两次问安。每到年节，所有的商号算完了帐，袁佩章都要来到继母面前一一报消。

袁焕章自幼娇惯成性，不善于管理家务，就知道花钱。每天在外边呼朋唤友，大吃大喝，放量豪饮，不醉不休。

大哥袁佩章疼爱弟弟，认为父亲不在了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得说一说他。有一天，他对袁焕章说：“二弟啊，你每天这样下去，不是把自己害了吗？你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尽交一些酒肉朋友，怎么得了啊？你的那些朋友，哪有一个是正人君子啊！”

袁焕章性如烈火，哥哥这么一说，他哪受得了啊？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：“你怕我把爹爹积攒下的钱花完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们两个分家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场院那三间房子。”说罢，他到后宅去见母亲禀明此事，要带母亲和妹妹搬到场院去住。

老太太知道儿子脾气不好，只好跟他去住两天，以后再搬回来。就这样，娘儿仨搬进了场院房。

袁焕章还真有志气，从此每天上山打柴，一天打两担，卖一担度日，留一担烧火。老太太见儿子学好了，倒很高兴。

大哥大嫂在袁焕章不在家时来过多次，要接继母和妹妹回去。

老太太说：“儿啊，为娘不能回去，一来你二弟不让，二来我住在这里也很好。他能学好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”

大哥大嫂送好吃的，老太太留下也不敢让袁焕章知道。

一日，老太太偶感风寒，一连几天不见好转，袁焕章很是发愁。这天，在山上打好一担柴坐在树下休息，想到哥哥并无恶意，自己却一气搬了出来，连累母亲跟着吃苦受罪，身体欠安，不由自主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”

哪料想树上竟然有人学他，也阴阳怪气地长叹了一口气。袁焕章心头一气，跳起来往树上一看，乐了，原来是一只学舌的八哥。他摆摆手叫八哥下来，这个八哥还真的飞下来了，落在他的肩头上。他伸手抓住八哥担柴回家，把柴禾往院里一放，进屋就喊：“娘啊，快来看，我给您逮来一个会说话的八哥！”说着，来到老太太面前教八哥讲话。

老太太一听，果然他说啥，八哥学啥，老太太乐了，告诉儿子：“把它留下吧。”

第二天，袁焕章又进山打柴去了。老太太命姑娘给搬个椅子坐在门前，把八哥拿过来逗它说话。

这时，场院里窜来一只大黄狗追扑母鸡。那只鸡咯咯叫着往高处一飞，把八哥吓飞了。老太太十分懊丧，闷闷不乐。袁焕章回来劝慰母亲说：“娘啊，别不高兴，明天进山我再抓一个给您。”

第二天，袁焕章进山打好柴，又坐在树下休息，忽听树上有人叫他：“焕章啊！”抬头一看，正是那只八哥。袁焕章把它叫下来，伸手抓住，挑起柴禾就往回走。

他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边走边逗八哥。哪料想逗着逗着，竟然走到刘家庄来了。刘家庄刘武举，是这一带的恶霸。他正在门前站着呢，一眼看见袁焕章手里拿着八哥兴冲冲走来。

他叫袁焕章过来。袁焕章一怔，才知道走差了道，只好放下柴禾担子，来到刘武举面前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刘武举说：“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鸟？”

袁焕章说：“这是八哥。”

刘武举接过来看了看说：“卖给我吧。”

袁焕章说：“不卖，拿回家去好叫我妈高兴。”

刘武举连问数声：“卖不卖？”

袁焕章回得也很干脆：“不卖，不卖，就是不卖！”

刘武举气上来了，一抬手把八哥摔死了，嘴里还骂道：“他妈的，真不识抬举！”

袁焕章也没说啥，担起柴禾回家了。母亲问他：“八哥呢？”袁焕章把事情经过如此这般一说，老太太一气一急，病情转重，没过三天，竟然呜呼哀哉，溘然长逝了。

大哥大嫂全来了，全家戴孝，发丧三天，打发老太太黄金入土之后，袁焕章来找大哥说：“咱们分家不明，还得给我五百两银子。”

大哥一笑道：“什么分家不明，这不就是你的家吗？”他拿出五百两银子交给二弟说：“花完了再来拿。要不然，你和妹妹搬回来吧。”

袁焕章二话没说，拿起五百两银子，站起身来走了。

来到场院家中，袁焕章拿出来十两银子，把剩下的钱全给了妹妹，并对妹妹文章说：“这些银子留着给你买妆奁用。”说罢，转身来到街上，到兵器店买了一口单刀，然后找了个酒馆，要了酒菜，自斟自饮一直喝到天黑，他给了酒钱，手持单刀，来到刘武举家，见人就杀，逢人就砍。说来也巧，今晚刘武举夫妻全没在家。他杀红了眼，一直杀到后

院，把阖府的丫环仆妇家郎院公全给杀了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，也没找着刘武举本人。

他手提单刀往外走去，想找刘武举拼命。哪料想刚走到大门这儿，在大门后边窜出一个手拿钢刀的家人，冲他背后就是一刀！他一头栽倒在大门外边，家人急忙关上大门，加栓上锁，再也不敢露头了。

他起不来了。背后伤势很重，流血过多，一挣命向前爬去。爬呀，爬呀，爬到一家门前，他昏迷过去。

这时，门开了，出来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。因为听见了哼哼的声音了，他们出来看看。老头拿着灯笼一照，见是袁焕章，老两口急忙把他抬进屋里。

老头姓窦，这是他开的一座店房。这座店房是在他们穷愁潦倒走投无路时，袁焕章给拿本钱开的，直到现在也没还。今晚见他满身是血倒在门前，哪能不救呢？二人把昏迷不醒的袁焕章抬到屋中放在床上，捏捏捶捶，灌了点开水，连声呼唤：“二公子醒醒！”

袁焕章终于醒了过来，睁开两眼看了看，面前站着窦家二老。老头忙上前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袁焕章实话实说，把事情前因后果叙说一遍。窦老赶紧给他买刀伤药包扎伤口，悉心照料，留他在店中养伤。窦老心想：这儿是店房，人很杂，他又杀了那么多人，人命关天，万一走漏风声，岂不是害了恩人？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后院屋里有个地窖，把他放在地窖里吧。这才和袁焕章讲明：“为了安全，请二公子到地窖里养伤吧。”

袁焕章说：“多谢二老了。”就这样，窦老把袁焕章送到地窖之中，每天给他送茶送饭，买药换药。尽管官方到处

搜拿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谁知袁焕章的伤化脓了，每日高烧不止。这天晚间，他从地窖里爬了出来。他想离开窦家，一来因为地窖中太湿太闷，二怕连累了二位老人，伤口更加化脓，自己知道不能好了，他想找个地方死去！

袁焕章本想告诉窦家二老一声，刚刚爬到二老的窗下，就听老太太和老头说话：“依我说，当初就不应该把他留下。眼下伤治不好，外边搜查得又很紧。哪有不透风的墙？万一官府知道他在咱们家，不光他活不了，连咱们全家也得赔上。”

就听老头说：“你少说两句吧！没有人家当初成全咱们，你我这把老骨头不知扔到哪里呢，咱们还能有今天吗？人不能忘恩负义，为了救恩公，咱们全家赔上也值得。告诉你，今后不许你再提这事，叫人家听去可不得了！”

袁焕章听到这儿，心头一热，暗暗叫道：多谢老人家一片苦心，焕章不辞而别了。他转过头来悄悄地往外爬去。好在客店人多事杂，又是夜间，并没有人注意到他。好不容易爬到了后山一个山涧旁边，已累得通身是水，四肢酸痛。他喘息一会儿，自言自语感叹道：“人啊，生有处死有地呀！没想到我袁焕章就该死在这里。娘啊，你在幽冥之下等等孩儿，我随你去了！”

说罢，他就想跳涧身亡。忽听身后有人说声：“等等！”声音浑厚有力，震人心弦。

袁焕章心头一凛，回头一看，身后站着一个老道，鹤发童颜，二目有神。

老道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死？”袁焕章实言相告。老道

说：“这好办。我把你送个地方，给你治好刀伤，你就不死了吧？”

袁焕章说：“不死了。”

老道背起袁焕章来到山坳深处一座庙院太极观，里边住着一个老道，两个小童。老道太极真人一看这个老道背着一个人来到庙院，恭恭敬敬地把他让进鹤轩，接过袁焕章放在床上。这个老道告诉太极真人说：“他的伤化脓败血，毒气很重。你后边养的那两只老雕借给我一只，把雕的膀子取下来贴在他的伤口上，可以清热解毒，封口极快。”

太极真人急忙走去，少时取来一对翅膀交给了老道。这个老道洗了手，然后把袁焕章的衣服剪开，从自己腰里拿出一个小包，全是一些刀子、剪子、钩子、勺子、挠子等医疗器具，又拿出两包药来。老道用小刀把袁焕章伤口上的坏肉割下来，见着鲜血了，打开一包红药面上在伤口上，接着把两只雕膀子往上面一贴，用白布缠了个结结实实。然后对太极真人说：“给他做点汤喝。你亲自服侍他，多弄点山珍野味给他吃，百日后即可痊愈。”说着，递给袁焕章留下一包白药面，“记住，这包白药面等百天后起雕膀子时再用，把药面撒在膀子周围，用刀一割就掉了。没有这个药，膀子可就起不下来了。你可要注意，千万别丢了白药面，我就这么两包药，不是我配的，是朋友给的，弄丢了我也没有了。我走了，等百日之后再来看你。”

袁焕章感激地说：“多谢仙长打救。你老人家贵姓大名啊？”

老道说：“我本来不该告诉你，告诉你，你不准对别人说，我是四川张静成。”说罢，飘然而去。

从此，太极真人悉心照料袁焕章，伤口愈合很快，身体不久就得到了恢复。百日到了，该起翅膀了，可袁焕章却把白药面给弄丢了！翻遍了箱箱柜柜，墙角晃旮，怎么也找不着。

没办法，只好带着这双雕膀子了。他拜谢了太极真人，离开太极观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他不敢回家，总是踏山道，走僻径。饿了，趁黑找个集镇多买点吃的，然后还进深山。

这天傍黑，他正往前走，忽然浓云密布，天降大雨。烟雨迷蒙中见前边有一座破庙。他心头一喜，急忙跑到庙里避雨。哪料跑进大殿一看，到处都漏雨，只有神像后边有点儿干地方，他忙坐在那儿。

蓦地一道闪电划破夜空。他发现神像后边有一个小洞，洞中发出来一道亮光。他伸手一摸，在洞中摸出来一件兵刃，很像宝剑，前边却有五个锋利的尖。

雨过天晴，他到前边看了看，这庙是禹王祠。他离开了禹王祠，仍是行无定所，到处游荡。他转到江南，打算游一游杭州，一路行来，到处卖剑，故意把价钱要得极高。他想，谁要买这兵刃，必然认识，能认识这件奇特兵刃的一定是个世外高人，我就拜他为师，习学武艺，炼成一个艺压武林威镇江湖的剑侠名流。

这一天，到了杭州。人常说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果然是山清水秀，景色旖旎。西湖十景景不同，千枝杨柳小桃红。远望重山如叠翠，三潭印月潭映空。断桥桥不断，孤峰不仅一孤峰。岳武穆的鄂王墓，苏东坡的苏堤等名胜古迹也都吸引了不少游人。

袁焕章手捧这口奇特的兵刃，兵刃上绑着草标，东游西

逛，招揽买主。

走着走着，从对面来了一位道长，问道：“壮士，这兵刃是卖的吗？”

袁焕章说：“是卖的。不过得有个条件，必须说出来它的名称和来历，说出这兵刃是什么人什么时候造的。如果这些全不知道，给多少钱也不卖。”

老道一笑说：“壮士，你这兵刃是在禹王庙中得来的吧？当年就造了这么一口，是禹王治水时造，禹王庙回条槊剩下的一点原料，造成了这口兵刃，它叫五行天雷针。”

袁焕章忙问：“仙长贵姓？”

老道说：“我叫万俟修。”

袁焕章说了声“我想拜你为师”，扑通一声跪倒在老道面前，并向他说明了自己的一切。

万俟修说：“我收你做一个师弟吧。”就这样把他领回伏牛山野鹤峰太清宫内，开始教给他武术。万俟修见他身后有两个雕膀子，问明原委，亲自去四川峨嵋山找张静成要药，想给他把一双翅膀取掉。

可张静成告诉他确实没有药了。就是眼下能找到这种灵药，因为时间太长，这双翅膀也不能去掉了。万般无奈，万俟修就利用他的这对膀子教给了他怎么展翅，怎么飞翔，怎么在空中交战的本领。

他跟师兄学了几十年武艺，从没离开过，二人名为师兄师弟，情胜师徒。后来他才出了家，成为一名玄门弟子。

今天赵亮来请万俟修，巧遇袁焕章，他哪里容得别人辱骂自己敬如尊长的师兄？再加上赵亮用激将法一激，更使他怒火万丈，立即跟随赵亮等人前往乾坤福寿堂去会王波。

一行五人施展轻功绝技，流星赶月般来到京西八卦如意堂，和老少群侠相见。大家把袁焕章让到上座，盛情款待，敬如上宾。

当晚，赵亮与张汶祥等人商量说：“我们虽然请来了袁焕章，也不一定能胜乾坤福寿堂。这么长时间他们没来通知，可能也请来了不少世外高人。我看今夜晚间，我们派几个轻功好的人去探一探乾坤福寿堂，怎么样？”

张汶祥欣然同意赵亮的说法，群侠也交口称赞。何彩凤站起来说：“我去探一探福寿堂。”

单彩凤说：“我也去。”

段彩凤说：“我也去。”

赵亮说：“好，这叫三凤夜探福寿堂。你们记住，如果情况不妙，即刻退回。”

三凤点头答应，各自做好了准备。二更以后，三个姑娘各施轻功起身朝乾坤福寿堂奔去。

来到福寿堂墙外，三凤凝神提气，飞身跃入，窜房越脊，来到东配房上隐身观看。就见大厅里边灯火辉煌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正面桌子后边坐着两个十来岁的小孩。突然之间，这两个孩子齐声叫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坐在一旁的王波急问：“来几个？”

两个小孩说：“来了三个女的。”这句话刚刚出口，不啻一声晴空霹雳，可把三个彩凤吓坏了！三人抽身就跑，踏房檐越屋脊，行高就低向八卦如意堂奔去。

三凤归来时，赵亮、张汶祥等人正在大厅等着她们呢。三人把夜探福寿堂的情况说了一遍，大家全怔了，不知道这两个神奇莫测的小孩是谁，敌人到底又请来了多少高手？